

人文茶座

仰望“天空” 自信前行

冯 时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这是展陈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之重器利簋上的铭文，意思是“甲子日黎明，岁星正当其位，周武王伐商，一举克敌。”这段文字让《史记》里“甲子日，纣兵败”的记载，终于在实物中得到印证。

出土于1976年的利簋，就像是一位来自3000多年前的“时间证人”，让长期对武王征商具体时间的研究进一步明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甲子，是中国传统干支纪日体系的第一天，象征新周期的开始。甲子日灭商，应是表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政治理想。

可见，从天文来审视古代遗存，是一个十分奇妙的视角，既可以更好地呈现历史，又能展现“器”后之“道”。日前，在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的利簋篇中，我展示了一幅手绘星图，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好奇。透过这幅星图，大家看见了3000多年前周武王征商时的天象。3000多年斗转星移。现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通过生动解读，让利簋上铭文的含义，以及铭文中的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先贤的宇宙观，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比如，我们的祖先观象授时，不仅为农耕计，更萌生了“信”的思想。古人说“至信如时”，最大的“信”就是时间，用“信”修养自身，就产生了中华文明重要的道德思想。又比如，古代中国的城市重视中轴线，源于先民“立竿见影”定东西、南向北，以时间规划空间，这样的规整的对称观和秩序感，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致力于天文考古学研究。与传统考古类似，天文考古也是利用古人留下的实物来呈现历史。但是，人类的历史包括物质文化的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传统考古重在研究物质文化的历史，天文考古则补充其不足，主要目的是了解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宗教观念、祭祀观念、典章制度等。两者结合，了解到的历史就更加完整和丰满。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是距今6500多年的遗存，如果不把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诸多疑问。综合研究后，谜团一一解开，这个遗存揭示了早期天文星象体系，拥有丰富的天文内涵，表现了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乃至哲学观念。

既抬头仰望“天空”，又埋首脚下“大地”。天文考古必须鉴别考古发掘出来的和天文有关的考古材料，综合多学科知识来得出结论。让当下人不仅了解古人是如何生活的，更可以探索古人是如何思考的，知晓时间观、阴阳观、价值观、文化观。如今，考古热日益升温，我觉得更深层次来说是传统文化热，许多人期待看到传统历史学、传统考古学不能或很难揭示的那些中华文化的知识和思想。于是天文考古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从而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文明、道路、制度。宇宙观强调的是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个意义出发去看当代中国，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实践凸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变革和开放精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蕴含“自强日新”“道法自然”的智慧等等，都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

所以，当我们凝视包括利簋在内的文物时，不只是欣赏一件件国宝，更是与先民仰望同一片“天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何其有幸，今天的我们依然沿着这条文明的来路，继续开拓前行，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报记者郑海鸥采访整理)

乡见

“帮喜团”巧破彩礼困局

本报记者 李 蕊

大红的“囍”字映红了院墙，喷香的喜饼摆上案桌，随着锣鼓声“锵锵”作响，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三河埠新村的农家小院子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零彩礼”婚礼正在进行。

现场，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帮喜团”志愿者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有的布置场地，有的招呼宾客。志愿者陈晓涵笑脸盈盈：“他们一路走来不容易，今天终于迎来幸福时刻，为他们高兴。”

回忆起这与对新人的初次相遇，陈晓涵感慨万千：“两个人感情很好，却因为彩礼陷入困境。”原来，男孩出身农家，面对二三十万元的婚礼花销，全家倍感压力。女孩也左右为难，甚至一度萌生放弃的念头。

陈晓涵叹气说：“本该是喜事，却成了心病。”这段姻缘最终又是如何成了的呢？“帮喜团”骨干、村民纪秀云道出原委：“‘帮喜团’的姊妹们去串了几次门，让两家都放宽心了。”

本着用温情化解隔阂的原则，“帮喜团”带来了精美的“双喜鸳鸯”剪纸和热腾腾的“喜饼”。“您看这‘囍’字，左右对称才美；婚姻也一样，需要彼此体谅。”陈晓涵轻声细语地开导女方家长。

志愿者张洪芬也以自家经历耐心沟通：“我们理解你们不是图钱，但真正的疼爱，是让孩子们轻装上阵，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

女方母亲坦言，他们并非看重钱财，而是想给孩子一个保障，也希望在亲友面前不失体面。

“您放心，没有高价彩礼，不摆豪华宴席，但是孩子们收到的祝福一点都不会少，咱们的面子也不会掉。”纪秀云拍着胸脯说。

“你们说的在理，只要两个孩子真心相爱，意见一致就行。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能把日子过好。”女方父亲表示。

观念的转变成就了这段美好姻缘。婚礼当天，“帮喜团”志愿者们清晨5点就来到现场忙碌。从剪纸装饰到锣鼓表演，从文明接亲到仪式流程，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既保留了传统婚俗的文化韵味，又摒弃了铺张浪费的陋习。

“这样办喜事真好，不折腾钱，情分还一点不少，心意满满当当的。”一位前来观礼的村民称赞道。

“帮喜团”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大场镇创新推行的“帮喜服务+信用积分”模式。村民通过提供婚庆志愿服务获取积分，可在“信用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形成良性循环。

“这是我参加‘帮喜团’活动攒的积分，一下子兑换了这么多日用品！”村民王维叶展示着用积分兑换的脸盆和抽纸，“我儿子结婚时，也得到过村里10多位志愿者的热心帮助。”

如今在大场镇，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已成为新时尚。目前，“帮喜团”志愿者已发展到60多人，累计开展活动120余次，服务51对新人，帮助节省婚礼开支超70万元。（马立铭参与采写）

文化中国行

人文观察 戏剧振兴系列调研②

初夏时分，万物并秀。江苏南京的大学校园里不时传来几声悠扬戏腔。在这里，有一群爱唱戏的年轻人，他们因戏曲相识、相聚、相知，或吹笛唱曲，或聊戏畅谈。戏曲的旋律穿越时空，带着无尽的美，抵达这群年轻人生命中的夏天。古老戏曲与青春时光彼此滋养，书写赓续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全新篇章……

因戏相投、以戏会友，更多Z世代爱上戏曲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

周五傍晚，粤剧经典剧目《帝女花·香夭》凄美婉转的旋律从南京师范大学广东楼的教室中袅袅传出。在大学生戏剧团光裕戏曲社的一场戏曲分享活动上，历史学专业大三学生陈连任侃侃而谈，“粤剧是中国最具海外传播力的地方剧种之一，俗话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凡是听过粤剧的人，多少会哼几句《帝女花》。”

“剧中扮演男主人公周世显的粤剧名家任剑辉是一位女性，却能将生角的平喉唱腔运用得炉火纯青。她共唱前置，嗓音宽厚，唱腔感情饱满，很能打动观众。”从粤剧的发展历史、剧种特点到演员的声腔特色、表演风格，陈连任分析得头头是道，台下的学生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很难想象，一年前，陈连任和在座的许多戏曲社成员还是不折不扣的“戏曲小白”。

“我来自中国香港。家里老人爱听粤剧，但我更爱听粤语歌。”陈连任笑着坦言，最初加入社团学唱粤剧花旦，其实是想学唱歌。“可没想到一年下来，跟同学们一起看戏、学戏、聊戏，戏曲反而成了我投入精力最多、钻研最深的爱好。我也从一个歌迷，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粤剧戏迷。”

“学戏之后，终于理解了老一辈的审美。”“戏曲已经占领了我的歌单和视频收藏夹。”如今的大学生校园里，越来越多的Z世代爱上了戏曲这门古老艺术。他们自发组织校园戏曲活动，学唱学演，看戏聊戏，登台亮相，还把戏曲送进社区、中小学校和养老院。

如今，全国高校学生戏曲社团百花齐放，京昆社、越剧社、黄梅戏俱乐部等人气很高，连花朝戏、潮剧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剧种，也收获了一众年轻拥趸。新一代年轻人正从“戏曲进校园”的被动接受者，变成“戏曲进校园”的主动发起人。

“相比于以前的大学生，这一代年轻人对传统戏曲的态度更开放包容，一则戏曲表演短视频、流行音乐里的一段戏腔，都可能成为年轻人‘入坑’戏曲的契机。”光裕戏曲社创始人之一、2002级社员殷翀说道。当年，还在读大二的他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组建了戏曲社。“那时，戏曲在年轻人中还是个‘冷门’爱好，行业发展不景气，连不少专业演员都转了行，社团人不多，但每一个都是戏曲的‘真爱粉’。”

后来，随着戏曲艺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零基础”大学生也愿意加入戏曲社。来的人虽多，真正留下的却没多少。“戏曲这门艺术太深了，唱念做打、一腔一调都是学问，很多从没接触过学生因为学不会、唱不好，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

为了留住这些对戏曲感兴趣的年轻人，殷翀动员老社员，手把手带新社员喊嗓、跑圆场，打好基本功，再对录音录像像学唱段、练表演，还请专业老师帮助打磨。23年来，一届届社员互帮互助，传承戏曲艺术，共举办19次校园戏曲专场演出，数百名社员影

大学里有群爱唱戏的年轻人

青春「有戏」

本报记者 胡笑源

“以为是文学课，没想到是音乐课”，提起许多学生选课时闹出的“乌龙”，许莉莉不禁莞尔。“欲明曲理，须先唱曲。这是100多年前曲学大师吴梅在国文系任教时留下的传统。”许莉莉介绍，在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昆曲通识课上，她也延续了这一教学方式。在她看来，戏曲之美是具体的，蕴含在每个字音曲调的细节里，需要亲自去学、去唱方能感知领悟。

对此，南京大学物理学专业博士生牛庆林深有体会。本科时，从小生长在北方的他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昆曲，“当时只觉得昆曲又慢又长，很难学。”为了完成作业，他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课堂录音的咬字行腔一句句“磨”。“当我终于学会这支曲，才恍然发觉昆曲的水磨腔是如此动听。”

“磨”——这是年轻的戏曲业余爱好者最常挂在嘴边的字。作为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综合表演艺术，戏曲学起来并不容易。练功房里，陈连任身着厚厚的练功服，对着镜子反复调整着体态、神情。为了在戏曲社的专场演出中演好一段6分钟的粤剧《昭君公主》片段，她每周都要花几个小时磨唱腔、抠身段。

“学戏真的很难，一句小腔怎么唱，一处水袖怎么用，全是学问。”陈连任说，也正是在这般知难而上的“磨”中，她真正明白了戏曲好在哪儿、难在哪儿，艺术家的表演精妙在哪儿。“学戏让我更懂戏，我从来没想过以后要做一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我想成为一名真正有鉴赏力的‘专业’戏曲观众。”

“可别小瞧了这群‘上台扮过’的年轻观众，他们的眼光有时候比老戏迷还‘辣’。”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院长张倩笑着说。作为专业院团，京剧院常年为各高校戏曲社团的演出提供服装、化妆、道



具和乐队支持，也会选派专业演员入校指导。张倩观察到，这群爱唱戏的年轻人有着相当的戏曲鉴赏水平。“就拿看戏的口味来说，年轻人并非一味追新，反倒是那些没经过市场考验的新编戏，最先被年轻观众淘汰。什么是经典的、‘对味儿’的戏，他们心里自有一杆秤。”

在张倩看来，戏曲的传承与振兴，正需要这样一批具备专业鉴赏力的观众。“把握住这批年轻人，真正读懂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戏曲，对专业院团培养演员、传承剧目都是重要的借鉴。”张倩说。

停一停脚步，感知纯粹的快乐和美

戏曲之外，学生时代的生活总是匆忙，做实验、写论文、找实习填满了日程表。“近年来，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戏曲通识课，选课的学生不少，但有些是为了完成选修一门艺术类通识课的硬性课业要求，真正能静下心来学一支曲的不多。”许莉莉说，真能让忙碌的学生停一停脚步，真正去感知戏曲之美，让大学美育真正发挥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是她近在



几年的教学中始终思考的问题。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苏式园林香雪海中，松风水月榭门扉尽启。不远处，许莉莉和牛庆林搀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缓步走来——这位老人名叫朱继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43名昆曲“继”字辈演员之一，专攻昆曲的唱念和谱曲的传承，曾在江苏省戏曲学校昆曲班任教。1979年起，她受邀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戏曲专业的研究生教曲，一教就是40多年。如今，82岁的朱继云依然坚持每周来到南京大学，为校园里这群年轻的昆曲爱好者授课。

“我教了一辈子昆曲，最高兴的其实是教这群业余的大学生。”朱继云欣慰地解释，“他们不为别的，就是真喜欢。”这也是许多爱戏、学戏的大学生最常谈及的初心，在他们看来，学戏从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只要这个过程是快乐的、美的，就足够了。

牛庆林是朱继云的学生，这位物理学专业博士生将搞科研的钻研精神运用到了对昆曲的研习中，不仅跟朱继云学习了19出整本昆曲，还学会了打谱作曲，并能演奏二胡、箫、锣鼓等乐器。在许多师生眼中，牛庆林已经成了一位昆曲研习“专家”，可他却说：“我从不在于自己做的是否专业，我追求的是过程中获得的快乐，那是在舞台上创作一个人物时的沉浸

感，是谱出一支曲子时的成就感，也是被昆曲之美一次次震撼时的幸福感，有这些足矣。”

感知美、享受美，让人从美好的事物中获取最纯粹的快乐，让美自然而然地润泽人的心灵，这或是技艺之外最宝贵的东西之一。“戏曲之所以打动人，在于它特别体贴人心、体贴人情——剧本里写的是人的理想生活，舞台表演的手眼身法步是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初衷是让人排遣苦闷、感受快乐。”许莉莉说，现在，她不再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什么硬性任务，甚至不希望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课程就喜欢上昆曲。

“在课堂上享受美好的音乐，苦闷时能听一曲，唱几句，和大家交流真实的感受，这就足够了。”

“美育有自己的特点，是一件长远、润物细无声的事，与其强制教授不如启发照亮。我需要做的就是给年轻人种下一颗有关戏曲之美的种子，发芽或早或迟，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生命土壤。可一旦它破土而出，真正成为一个人生命、一颗心灵的寄托，美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许莉莉说。

“《牡丹亭》里有这样一句戏词：‘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句戏词在说，追求真善美，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人的本性——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牛庆林说。

图①：南京大学昆曲研习社成员牛庆林在古戏台表演。图②：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陈连任出演粤剧《昭君公主》中王昭君一角。图③：南京大学昆曲研习社师生实景演出昆曲《牡丹亭》。

本版责编：郑海鸥 版式设计：沈亦伶

